

· 医疗文化史研究 ·

变迁与传承：近代以来孟河医家的外迁

陆 跃^{1,2}

(¹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院, 南京 210023 ; ² 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近代以来孟河医家出现了大量外迁的情况，孟河地区医疗市场的饱和、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的下降、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医疗联盟的排斥、出师之后的离开等是其主要因素。“孟河医派”之名的形成及孟河医学的进一步传承和传播，与近代孟河医家的外迁密切相关，上海成为孟河及其他众多周边医家的主要移居之地。探究孟河医家外迁的历史可以为江南地区其他医学流派的研究提供范式 and 参考。

关键词：孟河医派；人口迁移；医学流派；费伯雄；丁甘仁；江南

DOI : 10.16307/j.1673-6281.2025.02.006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5)02-0149-07

Change and Inheritance: The Outward Migration of Menghe Doctors Since Modern Times

LU Yue^{1,2}

¹Institute of Literature in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²Jiangsu Provinci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Schools, Nanjing 210023, China

【 Abstract 】 Since modern times, a large number of physicians from Menghe (孟河) school of medicine have relocated outside the area. The saturation of the medical market in Menghe area, the decline of the status as the regional medical center, the outbreak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the exclusion of the outside medical alliance, and the departure of doctors after their successors all led to the outward migr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doctors in Menghe. The formation of Menghe school of medicine and the further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Menghe medicine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migration of modern Menghe doctors. Since modern times, Shanghai has become a major destination for many doctors from and around Menghe area. The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outwards migration of doctors in Menghe area can provide a paradigm and reference for studying other medical schools in Jiangnan area.

【 Keywords 】 Menghe School of Medicine; Population Migration; Medical School; Fei Boxiong; Ding Ganren; Jiangnan Area

【 基金项目 】 江苏省中医流派研究院开放课题 (JSZYLP2024046) ;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2022SJYB0319, 2023SJYB0321)

【 作者简介 】 陆跃 (ORCID: 0009-0004-7070-414X), 讲师; E-mail: luyue@njucm.edu.cn

孟河镇历史上位于江苏常州武进县（现属常州市新北区），因唐朝常州刺史孟简在此拓疏运河而名之为“孟河”，故此地得名孟河镇。孟河镇位于长江南岸，地理位置优越，水系密布，漕运发达，北人南迁时，常将此处作为迁居地之一，“齐梁故里”“巢半城”等称谓便与此密切相关。因之，历史上此处人文汇聚，尤以明清时期为甚，彼时武进地区科举繁盛，甲科连绵^[1]。文化的繁盛、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当地医药事业的发展，宋代的许叔微、明代的王肯堂等名医皆在此行医立说，孟河医家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明末费尚有的迁入拉开了孟河地区医学发展的序幕，并最终形成了孟河医派，与常州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常州画派合称为“常州五学派”^[2]，成为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的一朵奇葩。19 世纪中叶，随着费伯雄、马培之的医术得到皇族及达官显宦的肯定，孟河医派声誉日高，孟河也成为江南地区的医疗中心，前来诊治的患者和学艺的生徒络绎不绝。然而，盛极而衰似乎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近代以来，孟河地区的医家逐渐迁出孟河镇，苏州、无锡、扬州等周边城镇及上海地区成为他们的主要迁居地，而孟河医派之所以扬名海内外与其外迁上海后的一系列行医活动密切相关。

此前，孟河医派已然成为中医流派研究的热点，孟河医派的形成原因、传承谱系、用药特色等是研究的重点，而对于近代以来孟河医家外迁的历史及其影响则尚未有专门的论述。由是，本文欲讨论近代孟河医家外迁的动因及影响，借此为其他医学流派，特别是江南地区医学流派的研究提供范式和参考，并引发对当代中医流派传承与发展路径的思考。

一、孟河医家外迁的动因

（一）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江南社会动荡

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的软弱和腐败显现无遗，为了支付列强的巨额赔款及弥补财政空缺，清政府进一步加重赋税征收。鸦片的输入和白银的大量外流，使银价猛涨，百姓入不敷出。同时，1826 年至 1850 年，中国旱涝灾害频繁^{[3]26}，对江南也有很大影响。费伯雄在《留云山馆文钞》中的记载可见一斑，其云：“道光年间江潮屡泛，滨江洲民迭遭水患，冲毁庐舍，漂没盖藏，女泣男啼，实惨心目。”^{[4]8}由此，阶级矛盾愈演愈烈，农民因不堪重负纷纷起义。据学者统计，从 1842 年到 1850 年间，全国各省爆发的农民起义有 70 余起之多^{[5]31}。在此社会背景下，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于 1851 年正式爆发。

江南地区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经略地区，也是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最为激烈的地区，江南地区的人口受此影响而迅速耗减，史料中常有丧亡“十之四五”、家室“靡有孑遗”等记载，同时伴发了规模颇大的人口迁移浪潮^[6]。王孟英在《归砚录》“弁言”中记载“迨癸丑春，金陵失守，杭城迁徙者纷如”^[7]，展现了 1853 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对远在杭州的居民都有不小的影响。10 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江南地区带来了重创，人口、经济、文化等大受影响。

1860 年，太平军入侵武进县，孟河医家的生存受到威胁，纷纷选择外逃避难。费伯雄、马培之为当时孟河医家中的佼佼者，二者举家搬迁至长江北岸的泰兴，当时大批江南上层社会人士也选择暂居泰兴以避风波^{[8]70}。虽然，在 1864 年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后，费伯雄、马培之等孟河医家又陆续迁回孟河地区，但当地的人口结构由于战乱而大受破坏，孟河医家原先建立的医患网络已被打破。同时，战后孟河地区经济萧条，医学在当地的发展受挫，拉开了孟河医学在本土式微、于异地兴盛的序幕。

（二）医疗市场的饱和

孟河地区的医学经历了从明末到清代中叶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并于 18 世纪中后期达到鼎盛。当时的孟河镇药铺林立，如费家的费德堂、马家的天生堂，另有儒德堂、泰山堂、同德堂等 10 余家中药铺^[9]。

从“小小孟河镇江船如织，求医者络绎不绝”“摇橹之声连绵数十里”^{[10]59-63}等记载中亦可得知当时孟河地区的医事盛况。然而，盛况之下也显露出孟河医疗市场的饱和。

孟河镇总共仅 200 余户人家，其人口数量并不多。诚然，此处所指应当是孟河镇的核心地带，或者是孟河城镇的中心街区。相对于人口数量，中药铺的数量占比很大。古代的中药铺多是前店后坊的形式，一般都有中医坐诊。孟河费氏一脉自明末以来，家族支系众多，其家族成员中从医者亦不在少数，另有马氏、巢氏家族中的众多医者在孟河行医。因此，孟河镇逐渐形成了“医多患少”的局面。虽因孟河医者的声名在外，吸引了很多周边地区的患者前来求诊，但因时代所限，交通不便，传播力度不够，外来患者的数量也难以有太大的增加，且患者多集中在费伯雄、马省三、巢沛三等几位名医处就诊，其他医者难以获得医名。

巢崇山在 1859 年迁往上海，诚然洪杨之乱可能是其搬离孟河的直接原因，但是孟河医疗市场的饱和也应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 1864 年洪杨之乱结束后，巢崇山并没有像费伯雄、马培之等医家一样回到孟河，而是继续留在上海行医，成为上海有史可考的第一位孟河医者^{[11]26}。马培之虽然在孟河医名显赫，但在 1883 年离开了孟河，先后迁往苏州、无锡及上海行医和生活。蒋熙德的研究显示，费氏一脉是孟河地区医学联盟的领导者，马培之的社会影响低于费氏家族，且为费伯雄弟子，隶属于费家，不利于其发展^{[8]85}，故而迁出孟河可能是其为了更好的发展所做的无奈选择。早在近代之前，费氏家族的部分从医成员也因家族内部的竞争而选择迁出孟河，如费德诰（1691—1759）因无力与费国祚等子侄竞争而举家搬迁到了孟河以南 48 公里的地方；费士廷（1793—1884）则在孟河南部的万绥镇开了药铺和诊所^{[8]54}。

（三）区域中心地位的下降

古代水路交通与陆路交通相比更有优势，在运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2]。孟河位于长江南岸，且与京杭大运河毗邻，更为重要的是唐代经孟简拓疏的孟河贯穿孟河镇全境，是沟通运河与长江的水上要道，自然也成了苏南运河船只进入长江的重要通道^[12]。优越的水路条件，带动了孟河的漕运商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文的兴起，历史上很多科举世家都以经商致富作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江西铅山横林费氏一脉便是“以商致富、科第守之”^[13]的例证。

孟河地区作为齐梁故里，历来人文荟萃。晋“永嘉之乱”时期萧整等北方士族南迁后之所以选择在孟河一带定居，便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关系密切。诚如陈寅恪所云：“东西晋之间江淮以北次等士族避乱南来，相率渡过阻隔胡骑之长江天堑，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14]66}明清时期，江南进士的数量在全国占有较大比例，其中武进县（孟河镇属于武进县）的进士数量在江南名列前茅^{[15]314-317}。

优越的水运等自然条件，兴盛的科教人文互相促进，造就了孟河的地区优势。孟河费、马、巢等医家之所以选择孟河定居并行医，虽有巧合的因素，但与此必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然而，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开通了上海等口岸城市，海上运输由此兴盛，内陆的漕运开始衰败，孟河的优势不再明显。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导致江南人士大规模逃往上海，大量人口和资本的涌入使上海及其周边市镇在太平天国运动后迅速恢复并出现“乱后更盛”的景象^[6]。由此，孟河乃至苏杭等大量江南城镇的优势逐渐为新兴的上海所取代。正因如此，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特别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量的孟河医家外迁，上海成了孟河医家外迁的首选之地，苏州、无锡等地亦有孟河医家迁入。孟河名医丁甘仁在出师之后先后迁往苏州、上海行医；费伯雄之孙费绳甫于 1894 年迁居上海行医；马培之最终定居上海，而其侄马洛川、孙马际周则行医于无锡；巢崇山之子巢凤初行医于上海，其侄巢松亭于 1912 年前往徐州行医。

（四）医疗联盟外的排斥

江南地区名医众多，北宋以降特别是明清两代，随着儒生及士大夫加入医疗领域，“儒医”成了江南医学界的精英，部分有名望的医者甚至成为当地的社会精英^[16]。通过谱系关联、读书赴举、与士交游等方式“攀援于儒”，是明清时期江南医家的常见行为。孟河费氏的始迁祖为费尚有，明末时由镇江京口迁居而来，其后代编制家谱时将其家族与京口费氏及江西铅山费氏进行关联，从而与费闾、费宏等名儒士大夫形成家族谱系关联^{[8]42-44}。孟河马氏由安徽乡村迁居而来，在家谱中将太医蒋尔懋追为自己的先祖，同时通过其家族中蒋、马姓氏之间转换的缘故，将明末太医马院判及汉人蒋成荣追为先祖^{[8]59-60}，为其家族能融入圈子而不受排挤及证明自身乃世医家族作好了铺垫。费氏一脉的名医费伯雄在其《留云山馆文钞》中记载了一则传记，乃马氏一脉马省三之子、马培之之父蒋汉儒的传记，云：“与予生同里，长同庚，晨夕过从，致为莫逆。幼读书，明大义，后乃弃帖括，而以医学世其家……壬辰夏，率其弟应试，与予同寓于赵姓之谷胎堂，聊榻快谈，引为至乐。”^{[4]8}这则传记一方面凸显了费、马两家的交情颇深，另一方面提示了读书赴举仍然是两家共同遵守的对后辈的教育理念和追求。孟河巢氏一族祖籍河南，北宋徽宗年间迁至江阴，后移居孟河，乃孟河望族，人口众多，故孟河有“巢半城”之称^{[11]19}，历来名人辈出。可见，孟河费、马、巢三家都有相似的移民经历，都有“攀援于儒”的行为。由此，孟河费、马、巢三个家族之间可能形成了中国古代“门当户对”的情节，费伯雄之子与马培之之妹结为连理便是印证。此外，马培之拜费伯雄为师，巢渭芳认马培之为义父，且三家共同努力推动地方慈善事业，在孟河形成了复杂的地区关系网络。正因如此，三家之间似乎结成了孟河地区的医学联盟，在此联盟之外的医家难免会受到排挤。

孟河地区三家医学联盟之外的医家尚有法氏、沙氏两大医学世家。法氏家族中法世美在费尚有迁入之前便已在孟河行医，其子孙沿袭其医术而为孟河法氏世医，但其家族成员相继搬离孟河，定居于常州、宜兴、昆山等地。沙氏家族擅长外科，在孟河亦颇具影响，但后来其家族分为三个支系，除第一支系留在孟河外，第二、三支系也逐渐搬离孟河。第二支系迁往江苏北部的淮阴地区，第三支系迁往镇江大港地区。其中，第一、二支系未见相关史料记载，第三支系以沙石安最为著名，其迁往镇江后创立“大港沙氏”医派。法家与沙家代有传人，传至当代以法锡麟、沙一鸥为代表。以法家、沙家为代表的医学世家或许成了孟河三家联盟的竞争对手而在有意无意中受到排挤，并最终导致其迁出孟河。

除此之外，孟河地区尚有一些底层的专科医生、兼职医生、江湖游医等，如贾氏、丁雨亭、张景和、奚大先生等，他们多在 19 世纪中叶或之前就行医于孟河地区，但鲜有资料提及^{[8]76-77}。在三家医学联盟的眼中，他们可能只是略懂一些医技而不懂医学理论的庸医、劣医，故逐渐被边缘化，或许因三家医学联盟的强大，在某个时刻他们也悄然离开了孟河。

（五）出师之后的离开

师承是古代中医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江南地区医学的发达与师承网络的发达不无联系。随着孟河医家的声名确立和医名传播，周边及江南等地前来拜师学医者众多，尤以费伯雄、马培之门徒为多。当弟子出师之后，多会回归故里行医，或另寻他地谋生，一般不会留在师父周边开诊行医，以免形成竞争关系。如浙江瑞安名医陈虬曾游学于孟河费伯雄，后回归故乡行医；宜兴荆溪余景和拜费兰泉为师，后于常熟开业行医；无锡江溪邓星伯拜马培之为师，跟师三年后返锡行医等。此类医者因师承于孟河医家，得其学术之传承，故而也属于孟河医派的成员，其出师之后迁出孟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二、孟河医家外迁的影响

（一）孟河医学的对外扩展

中医是一项诊疗疾病的技能，但它的背后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基因，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形与神、健康与疾病等关系的核心理念中^[17]。然而，中医文化基因会随着师承关系、医家个人、地域环境等不同而呈现出独特性，随着代代相传而有所承续和变迁。孟河医学发源于孟河地区，有其特有的文化基因。上述孟河医家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迁出孟河，另择他地行医，其形成于孟河的行医风格、诊疗思维等也必然随着其迁居而带到当地。另外，孟河医家自明末以来逐渐积累了声名，而通过与士大夫的交游，特别是为皇族诊疗疾病更是为其赢得了荣誉，尤以费伯雄为代表。故而，在《清史稿》中有“清末江南诸医，以伯雄为最著”^{[18]9347}的记载。

在文化传播的各种媒介中，人口迁移流动最基本也最重要，特别在古代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其作用更大^[19]。外迁的孟河医家，或许是想通过其籍贯的因素，或许是为了借用已有一定盛名的孟河医学为自己在迁入地打开局面，或许是为了与孟河名医建立师承等网络关联，在迁入地或多或少宣传孟河医学，不断扩大孟河医学的影响力。如早期因太平天国运动而避难于上海的巢崇山，以孟河医家的身份在上海开诊疗医，悬壶沪上 50 余年，日常门庭若市，为沪上名医。孟河医学的盛名为巢崇山在沪上行医打开了局面，而其自身高超的医术也是对孟河医学的宣传，为后来迁往上海的孟河医家赢得了声誉。迁入苏州、无锡、扬州等地的孟河医家也会在诊疗中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孟河医学，推动孟河医学的对外扩展。

（二）“孟河医派”之名的提出

在近代孟河医家外迁之前，孟河医学自明末起到 19 世纪中晚期达到顶峰。此期，孟河医学多强调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家族内传承，并没有“孟河医派”的概念产生。20 世纪初期，以丁甘仁为代表的外迁上海的孟河医家，有的曾在孟河行医，有的并没有在孟河行医的经历。此类医家虽离开了孟河，但仍想借用孟河医家早已建立的声名，故而寻求以籍贯为网络的医学联系。如蒋熙德在《孟河医学源流论》中所云：“丁甘仁……他们并非来自孟河多支成名医学世家中的某一支，但把不同世家置于共同的空间‘籍贯’的概念名下，丁家就巧妙地消除了不同世家间的界限，也消除了世家谱系的个体特征，而用孟河医派的共同称谓取而代之。这样一来，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孟河医派的代表，与此同时，也能够与地位更加稳固的世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特别是费家。”^{[8]178} 彼时，上海有以地缘、业缘等因素组成的同乡会、商帮等组织，如宁波旅沪同乡会、浦东同乡会、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等，又如宁绍帮、温台帮、河南帮等。

现存史料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孟河医派”之名最早出现在 1927 年丁甘仁的《喉痧症治概要》中。丁甘仁之子丁仲英在书末跋中写道：“吾乡多医家，利济之功，巨大江南北，世称孟河医派。犹古文有桐城、阳湖；绘事之传南宗、北宗。”^{[20]跋}而早在 1918 年，丁甘仁在为余听鸿的《诊余集》所作的序中写道：“吾吴医学之盛，甲于天下，而吾孟河名医之众，又冠于吴中。此不必远引古事，即证之吾友听中而见矣。”^{[21]丁甘仁序}此处丁甘仁首次在书面材料中用“孟河”这一地域对孟河医者进行冠名。而后，孟河医派之名逐渐传播并为时人所接受。如同样悬壶上海的近代医史学家陆锦燧于 1929 年在为《香岩径》所作的序中提出：“江浙间医家多以治温病名，独武进孟河名医辈出，并不专治温症，由是医家有孟河派、叶派之分。”^{[22]序}

（三）孟河医学的传承与创新

孟河医家在外迁的同时，也一并将源于孟河的医学知识、诊疗技术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基因带到了

迁入地。上海作为孟河医家外迁的首选之地，汇集了孟河费、马、巢、丁四大家族的众多医者，而以丁甘仁为主导。丁甘仁在广收门徒的同时，与时俱进，结合西医的教育教学模式，在上海先后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和上海女子中医专门学校，开办沪南、沪北两所广益中医院，培养了大批中医人才。此外，丁甘仁还出任上海国医学会会长，并发行《中医杂志》等，为孟河医派的传承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诚然，清末民国时期西学东渐，西医学的传入和发展逐渐撼动了中医学在本土的地位，如何稳固中医的地位而不被时代淘汰，创新发展是必然的选择。除了上述办学校、建医院等教育教学框架的创新外，更为主要的是医学知识的创新。丁甘仁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将解剖学、生理学等西医学课程融入课堂教学^{[8]173-175}，而后丁甘仁的传人也在中医传承和创新之路上作了颇多工作。如章次公在上海国医学院任教时编著了《药理学》，利用西方的药理学来阐释中药的功效和性质；秦伯未在中国医学院任教时编订了《国医讲义》，涵盖了药理学、生理学、诊断学、妇科、内科和儿科。

孟河医学自明末开始至 19 世纪中晚期达到顶峰，成为江南地区的医疗中心。然而，在近代以来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大批孟河医家外迁。孟河地区医疗市场的饱和及孟河作为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的下降是孟河医家外迁的主要和基本原因，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是孟河医家外迁的导火线。上海开埠以来，市场逐渐兴起，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大量江南移民和资本的涌入进一步带动了上海的发展，上海成为孟河医家外迁的首选之地。孟河医家的外迁推动了孟河医学向周边城市的扩展，进一步提升了孟河医学的声名。以丁甘仁为主导的移居上海的孟河医家利用籍贯建立了新的医学网络，提出了“孟河医派”之名。丁甘仁及其弟子利用办学校、建医院、办杂志等方式，进一步推动了孟河医派的传承和传播，同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吸收西医学的先进知识推动中医学创新发展。可见，古代人口的迁移流动对于医学知识的传承和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虽然现代传播媒介越来越丰富多样，但医学知识发展的直接目的是临床诊治疾病，故通过人的传承仍然具有不可撼动的作用。近年来，医学流派特别是地域医学流派如孟河医派、吴门医派、新安医派的研究颇受关注，医学流派传承人的培养及对外输送仍然是流派传承和发展的重点。此外，顺应时代潮流，不断吸收先进的知识和理念是医学流派永葆生命力的重要基石。

作者贡献度声明

陆跃：负责本论文的选题构思，资料搜集和分析，论文撰写及修改定稿。

参考文献

- [1] 范金民. 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 [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1997(2): 171-178.
- [2] 姚海燕. 孟河医派兴盛原因考 [J]. 中医药文化, 2006, 1(1): 30-33.
- [3] 吴新涛. 华裔学者视域下的太平天国运动: 以邓嗣禹为个案的研究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22.
- [4] 费伯雄. 费氏全集·留云山馆文钞 [M]. 常州: 孟河耕心堂铸版, 1912.
- [5] 章开沅, 陈辉. 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 [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3.
- [6] 行龙. 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及其影响 [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2): 29-45.
- [7] 王孟英. 归砚录 [M]. 方春阳, 楼羽刚,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7.
- [8] 蒋熙德. 孟河医学源流论 [M]. 丁一涛, 顾书华, 陈琳琳, 等翻译.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 [9] 单德成,赵小平.孟河医派的形成和发展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16(5):364-366.
- [10] 李夏亭.孟河医派传承与地方文化宏扬之间的互动[C]//中医学术流派菁华: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四次中医学术流派交流会论文集,2012.
- [11] 李夏亭.孟河医派三百年:孟河医派研究荟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 [12] 郭重威,郭雨雅.孟河医派及孟河医派文化[J].中医药文化,2013,8(6):20-24.
- [13] 曹国庆.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以铅山费氏为例[J].中国文化研究,1999(4):51-58,3.
- [1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15] 范金民.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M].上海:中西书局,2019.
- [16] 王涛镔.何以成医:明清时代苏松太地区的医生训练和社会[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0,11(0):170-184.
- [17] 张宗明.论中医文化基因的结构与功能[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31(12):52-57.
- [18]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21.
- [19] 林成策.试论人口迁移流动对文化传播的影响[J].临沂大学学报,2012,34(3):36-39.
- [20] 丁泽周.喉痧症治概要[M].常州:孟河崇礼堂,1927.
- [21] 余听鸿.诊余集[M].上海:千顷堂书局,1935.
- [22] 陆晋笙.香岩径[M].苏州:苏州凤凰街六十八号陆宅印,1928.

(本文编辑 黄晓华)